

# 准备而未发动的抗美援朝“九月战役”

■姜廷玉

## 军史

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,连续进行了五次大的战役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还有一个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签署了作战预备命令,并进行了各方面准备而未发动的“九月战役”。

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后,战线稳定在“三八线”附近地区,战争明显地转向长期化,战争双方都在谋求新的战略。

1951年5月,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,准备同中朝进行停战谈判。6月初,毛泽东会见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,与他共同分析了战争形势,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。毛泽东同金日成研究决定,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举行谈判,争取以“三八线”为界实现停战撤军;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必须作长期持久的打算,并以坚决的军事打击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。

6月11日,毛泽东致电彭德怀:“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,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。”

7月1日,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,同意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,会晤地点建议在“三八线”的开城地区。7月2日,毛泽东就朝鲜停战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致彭德怀并金日成及高岗,指出:“极力提高警惕。我第一线各军,必须准备对付在谈

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,在后方,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,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。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,我军必须大举反攻,将其打败。”

当日,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,准备坚持以“三八线”为军事分界线,如美国坚持以现在占领区为界,我即准备8月反击。在反击前还须放他前进数十里,使军事上、政治上对我更有利些。

7月8日,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首长下达了战役准备工作指示,强调要与过去攻坚战经验相结合,在部队中开展对敌纵深攻坚突破学习的浪潮,7月底或8月初前教育准备完毕,随时待命出动作战。

7月10日,停战谈判开始。谈判开始前,7月9日毛泽东指出:“我前方部队,必须鼓励士气,继续英勇作战,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,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下来的打算,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的打算,从全局观点来看,和的好处多,战亦不怕。我军于8月中旬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,如敌不进攻,则至9月举行。最好待敌进攻,我军则依靠阵地出击为有利。”

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,鉴于谈判开始近半个月双方连议程都未达成一致意见,7月2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,报告了他对停战谈判的看法和志愿军的准备情况:美帝国主义处在矛盾状态中,我再有几次胜利战斗,打至“三八线”以南,然后我再撤回“三八线”为界,进行和谈,按比例逐步撤出在朝外国军队,坚持有理、有节,经过复杂斗争,争取和平的可能是存在的。从全局观点来看,和的好处多,战亦不怕。我军于8月中旬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,如敌不进攻,则至9月举行。最好待敌进攻,我军则依靠阵地出击为有利。

7月26日,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意见,指出:“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,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,我军积

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。”

27日,美方代表反对以“三八线”为界,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,遭到中朝方拒绝后,美方扬言“让炸弹、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”。紧接着,美国空军对朝鲜进行空袭,企图迫使中朝方接受其所提出的谈判条件。

7月31日,志愿军谈判代表邓华、解方致电彭德怀,指出:谈判需要政治攻势,特别是战斗胜利相配合才更为有利。

8月1日,毛泽东就朝鲜战场九月战役的部署问题致彭德怀并高岗,指出:“以二十兵团替换九兵团一个军或两个军的部署甚好,但九兵团的主力仍以作九月战役的第二线兵力(第二梯队)为宜,不要调远了。”“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、三十九军、四十军应在八月上旬调至第一线积极准备九月战役。”“在最前线修建多枚粮弹储备库,为九月战役储备充分的粮弹,使作战时随缺随补,此点至关重要。”

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,彭德怀于8月8日致电毛泽东,报告九月战役的作战意图和基本设想:以志愿军9个军、朝鲜人民军2个军团作为第一梯队,除以6个军担任牵制和迂回作战任务外,集中3个军争取消灭涟川、铁原一线的美国第1骑兵团,另以5个军作为战役第二梯队,以便机动使用;拟于9月10日下午发起战役攻击,如敌在8月底或9月初向我军进攻,则在现阵地以逸待劳,适时举行反击最为有利;这次战役无论进攻或反击,参战的两个梯队准备连续作战,坚持两个月的攻势,以迫使敌军屈服求和。

从7月8日志愿军发出九月战役准备工作指示后,各部队即结合贯彻持久作战方针,开始了九月战役的各项准备

工作。

## 二

1951年8月17日,彭德怀签发了发动九月战役的预备命令,电令各军即开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。在开城参加谈判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于8月18日发电报给彭德怀,他认为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坚固设防,又是现代化的立体防御,如果我们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,伤亡和消耗会很大。如果敌人离开他的阵地,大举向我进攻,我以现有力量装备是可以将敌人打垮的,而求得部分歼敌,代价也不会很大。邓华同时建议:如果目前不立即进行战役反击,也应当尽可能作战术反击,收复一些地方,将我与人物的接触线向前推进,以便于我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情况及其坚固程度。

彭德怀对邓华的建议很重视,为他在关键时刻讲出自己的看法而高兴。彭德怀在答复邓华的来电中,表示同意邓华的意见,并向邓华说明8月17日的预备命令,一是为了把全军动员起来,积极准备作战;二是在有空军的配合下,对敌人防御阵地的坚固程度进行一次试探,看能否打得动。能打得到更好,如根本打不动,则作有计划的撤退,诱敌出击,在运动中歼灭之。

周恩来和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,于8月19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彭德怀,电报根据敌我双方谈判的情况和后勤保障等问题,提出对九月战役再行考虑,“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”,如此,既可预防敌人挑畔和谈判破裂,又可加强前线训练和后勤准备。

电报强调:“在作战上,我们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,相适应。”“现在我们

画像,再配上解说词,做成幻灯片。队员们用小推车推着幻灯机和发电机,翻山越岭到各个部队巡回放映。为了不被敌人发现,他们一般选择在树林里放映,并在附近设防空哨。敌机来了,炮声四起,他们赶紧熄灯停映,等敌机飞远了,再接着放。1952年初夏,美术队又买了新家当——一部留声机和十几张唱片。这下,边放幻灯片边放音乐,就像看电影一样。当看到自己的头像出现在银幕上,战士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,当场表示要多杀敌争取立功。

## 血染山岗

1952年9月29日,是一个令文工团所有队员们终生难忘的日子。再过两天就是国庆节了,山沟里一扫战争的阴霾,萦绕着欢快祥和的气氛。文工团队员们从起床就开始忙着排练,他们要献上一台精彩的节目。各种乐器声、歌声交织在一起,以至于队员们都没有听到敌机轰鸣,也没有听到防空枪声。突然飞来的4架敌机在山谷里轮番俯冲,顿时硝烟冲天,紧接着,一排排子弹如瀑布般倾泻而下。大家迅速冲进掩蔽所,他们一边卧倒,一边使劲抽拉床边的板条,想爬到床底下去。就在这时,掩蔽所外一声巨响,弹片从门口飞进来……

敌机呼啸着远去了,宁静的山谷转眼间变成了一片废墟,到处是断壁残垣和被炸得松软的泥土。文工团牺牲了7名同志,战友们含着眼泪用白布将遗体裹好,给他们穿好新军装,戴上新军帽。夜晚,大家默默地围在墓穴边,谁也不忍心抛下第一锹土。

此时距国庆演出只有40个小时了,队员们擦干眼泪,拿过带血的剧本,修好被炸断的琴弦,继续排练。歌唱演员去说相声节目,舞蹈演员加入歌舞剧。他们明白,文工团是一支战斗队,一定要在国庆节如期演出,以此来悼念那些牺牲的战友。国庆之夜,大礼堂里灯火通明,嘹亮的歌声在舞台上响了起来,穿透了长夜。演员们含着热泪在台上演,指战员们含着热泪在台下看,掌声经久不息。

琴声又响了起来,歌声又飞扬起来,比以前更加激越、高亢,这是文艺战士们发自内心的呐喊,是革命者用生命谱写的最强音。这群多才多艺、用生命和热血书写忠诚的年轻人,在战火中历练,成长,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# 战地凯歌

■孙彤



1952年11月,朝鲜上甘岭战斗十分激烈。第12军文工团队员到前沿阵地慰问演出。

现的。”队员们依然坚持。

如此三番,直到营长拉下脸,一副没商量的表情,队员们才作罢。前线去不了,只能通过电话给战士们唱歌,演员们轮流唱,战士们轮流听,一场别开生面的特殊演出在金城前线的坑道里进行着……王雪琴唱道:“紧敲那个板来慢拉琴,我来唱唱光荣的志愿军,中国出了志愿军,一棒打坏了杜鲁门!”

歌声悠扬,激情萦绕,声声激发出杀敌的斗志。音符宛如山涧的溪流,在狭小的空间里飞扬流淌。

## 风雪中的历练

文工团有时也会派一个人去给战士们表演节目或进行文娱辅导,文工团队员余琳就曾独自翻过一座大山去给战士们做辅导。

天空飘着鹅毛大雪,余琳咬紧牙关爬到半山腰。再抬头看时,她发现前方的路已经全部被雪覆盖。她害怕得哭了起来,但想到战士们还在等着她,她擦干眼泪拼命往山上爬。到了山顶往下望,余琳看到战士们已经打出一条小路,专门迎接她的到来。四周白雪皑

皑,那条褐色的小路像一条飘扬的丝带,系在广阔的荒野里。

到了驻地,战士们看到来辅导节目的是一位小女兵,头上用旧鞋带绑着两条粗辫子,心里都不是滋味。第二天,一位老兵走到她跟前,摊开缠满绷带的大手,手心里是两根红头绳。余琳惊喜地接过红头绳,发现是用红药水染过的两条纱布。这件事情后来被第12军政委李震知道了,他很感动,命令文工团撕掉两面彩旗,给每名女同志做两条红头绳。从那以后,女文工团队员们的辫子上都有了红红的蝴蝶结。

## 阵地上的银幕

除了演出队,第12军文工团美术队也深入前沿阵地。在金城阻击战期间,美术队成员把英雄人物的故事画成连环画,然后通过收发室,或者文工团下连演出时带到各个连队。当战士们看到自己带勇杀敌的形象登上了画刊,非常高兴。

美术队还从沈阳买来一台四用幻灯机,他们一天走遍一个营,给战士们

握有重兵在手,空军、炮兵逐步加强,敌人在谈判中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。设若战而不胜,反易暴露弱点。如谈判在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上,在九月份尚有妥协可能,亦以不发起战役为能掌握主动。”

彭德怀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,同意军委对情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,复电中央军委:九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,防敌进攻,准备适当时机反击。如敌暂不进攻,待10月再决。

8月21日,毛泽东致彭德怀,要彭德怀认真考虑一下邓华8月8日关于“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,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,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”的意见,并请彭德怀计划一下,“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”。彭德怀复电毛泽东,表示“九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,可选择伪军突出部举行局部进攻”。

根据毛泽东的指示,志愿军在进行九月战役准备的同时,以第一线的部队于9月初,选择当面之敌数个要点发起了战术反击,歼敌数千人。

9月4日至9月10日,志愿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,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,正式决定将九月战役推迟到11月初再进行。

## 三

志愿军经过多次反击作战,先后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,歼灭敌人16万人。在此情况下,1951年11月27日,美国被迫与中朝方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。此后,战争重点转到阵地防御作战,九月战役的计划事实上取消了。

九月战役虽然准备了而未发动,但

##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

夜月山,位于朝鲜铁原通往涟川的交通线旁,是扼制敌人北犯的一个制高点。1951年8月初,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第140师第419团3营8连奉命坚守夜月山,其中1排部署在主峰以南山头365.2高地前沿,由排长刘财率3班和1个机炮组共11人扼守365.2高地。

进入阵地不久,美军骑兵第一师便在炮火掩护下,以部分兵力多次向我前沿阵地进行试探性进攻。在排长刘财指挥下,3班每次都将被诱至阵前二三十米处才突然开火,打得敌人狼狽溃逃。战斗中,班长宋树林见机枪手负伤,抓起机枪就打,左肩负伤后仍不退出手;战士胡少成跳出堑壕从侧面猛击敌人,高呼着“给班长报仇啊”。五位负伤的同志,也不顾伤痛向敌投弹;战士龙正江抓起敌人未拉弦便投来的手榴弹,拉了弦就甩过去,炸掉了敌人的重机枪。经过激战,敌人溃败下去。随后,敌人又对我阵地不断进行火力袭击。正值朝雨季节,阴雨绵绵,大家在血与火、泥与水的阵地上坚守着,没有一个人退缩。

7日凌晨,敌人又以一个多营的兵力,在飞机、坦克、火炮支援下向我发起攻击。8时30分,敌进至365.2高地南侧马田里附近的公路沿线展开,并对我阵地实施火力准备。10时整,敌开始集火袭击我3班阵地。11时左右,敌约两个连的兵力开始向我365.2高地前沿运动,其中一部迂回到8连阵地侧后,使1排腹背受击。8连连营里的电话线亦被敌炸断。后据友邻部队报告:大约12时10分,敌以一至两个排的兵力,连续向我3班阵地发起多次冲锋,均被我击退。14时,敌再次向我发起冲击。此时,班长宋树林身负重伤,仍端起机枪向敌群猛烈射击;战士胡少成近距离向敌扫射,大量杀伤敌人的同时,自己也中弹倒地;战士龙正江扑向敌群,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。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,排长刘财高喊:“同志们!为了祖国和人民,上好刺刀和敌人拼了!”他率先跃出工事,直扑敌群,战士们也如猛虎般与敌展开肉搏战。终因敌众我寡,刘财及9名战士壮烈牺牲。仅存一名负伤的战士杨南生,仍然在阵地上来回打冷枪迷惑敌人,并随时准备用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。

7日16时,8连2排受命增援3班。但受棱线地形限制和敌人炮火封锁,只有赵绍福、罗士泰两人到达阵地。他们与杨南生会合后,协力击退了敌人进攻,夺回阵地。天快黑时,三勇士为守住阵地,组织了一次反击。杨南生冲出

动员了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作战积极性,促进了志愿军的军事训练和后勤保障工作,同时也给敌人造成不安和压力,迫使敌人不敢发动全面进攻。

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李奇微每半个月给联合国安理会的作战报告中,经常不安地提出中朝军队要发动攻势:“敌人很快要发动第六次攻势。”“大批中共增援部队已开到韩国,强大的炮兵预备队已开到前线,正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。”“敌人的人力、装备、补给品,足以试图发动一次重大攻势。”据有关资料介绍,李奇微关于中国志愿军要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报告,引起了美国当局的不安和震惊。

志愿军的九月战役计划,重兵备战,备而不发,一方面迫使敌人不敢使谈判破裂,另一方面使敌人不敢发动全面进攻,达到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目的。



长征

第5037期

# 英勇无畏 血战到底

「夜月山英雄班」战旗

■朱志斌

阵地30多米与敌厮杀搏斗,不幸壮烈牺牲。

当晚夜雨不断,我终因兵力过于单薄,无力坚守,被迫撤离阵地。与此同时,3营命令7连2、3排,趁敌立足未稳,从侧翼发起反击。战至8日凌晨3时,阵地再次恢复。

夜月山争夺战打得英勇顽强,我军共伤亡60余人,歼敌213人,缴获轻重机枪、自动步枪等50余支。3班被志愿军总部命名为“夜月山英雄班”。

